

今生緣隨風入蒼茫請你請你將我忘
前世情如何能償還不敢不敢將你想
愛似斷弦隨風響招來夕陽笑痴狂
初回首眼看你彷彿徨徨
再回首驚見你孤孤單單
是我是我留下你無言神傷
天地若有心紅塵兒如何斷腸
回首回首怕回首
一揮手送走舊愁千千萬
誰又知新愁又起更難算
夢裏花語香牽手向夕陽
夢醒空凝望白雲去遠方
啊我來自人海茫茫
我歸去地老天荒

劉天擎作于2005年11月1日

爸爸媽媽的愛情 —寫在情人節



昨天雪了，當天的太陽很大，不一會兒，雪就不見了。

今天的太陽依舊很燦爛，我準備出門去公司，很多事情必須要在公司的狀態下才能辦好的，真沒有辦法，家就是休息的地方。

我喜歡在心情不錯的時候拍自己，然後放在網上，看一幀幀的，我發誓我覺得那是另一個女人，絕對不是我。

其實高興是連鎖的，昨天我奶奶打電話告訴我，我媽媽去看我爸爸了，這個消息讓我高興。

想起以前寫過論離婚的必要性，才發現我對人生的瞭解實在太皮毛外的皮毛了，爸爸媽媽的愛情我們窮盡一生，也是無法瞭解的。

他們曾經苦苦奮鬥過三十年，養育了四個兒女，我一直以為他們應該離婚！

他們的變故很多，我甚至曾經因為家庭變故而怨恨過這對給我們青年生活帶來過陰影的父母，但今天我發現我錯了。

父母親的愛情不是拿來觀賞與玩味的，他們相濡以沫地渡過三十年春秋，那怕那是

一個錯誤。而世界上是沒有真正的錯與對的，這三十年，他們為了共同的願望，共同的孩子，一同滲進生活的習慣與守望，改變了心的組織，也養成了他們左右手的習慣，牽扯到心，心上全是鮮活的血與神經，再稍作挪動，那種痛是致命的，但這一點他們在年輕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因此分爭，錯對之間，隨着爭執與快樂，日子不知不覺里，就過去了三十年。三十年來，記起千般好，是這個人，記起千般怨，也是這個人，我們再談愛情，愛情到底是什么？

父親終於在遠方病了，人病的時候，總是有太多難看與負擔的，聽說那個執意愛我父親一生一世，要跟我父親走的女人再也不去看我父親了。奶奶說，“幼小夫妻老來伴，半路夫妻好也難。”奶奶已經八十歲了，八十歲的蹉跎歲月，是風月看盡的，但她只是對我講了，然後緘默，她彷彿有些愧對我母親似的，這個失了愛人的女子，一直還是把她當婆婆奉養着的。

唯有我母親，一聽父親的病，就按捺不住了，忙弄了幾個父親愛吃的菜，二話不說，風

塵僕僕而去。要知道母親暈車是個頑症，這一路顛簸，也不知道要遭多少罪呢。

回看我寫的論離婚的必要性，母親只是幽幽地看我，“其實你們不瞭解你父親，他只是有些暴躁，其實他是愛我們的，你再想想你們姐妹幾個，不是都很有教養么？不是都有很好的前途么？父母親在養育你們時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的，我與你爸爸，很多東西只有我們才能懂！”

這才意識到人其實在很長的日子里，是多么淺薄無知，而且對生命容易輕易下斷論的，我們總是以自我為中心，總容易怨天尤人，愛情總是在文學作品里無故夸大。其實愛情也是可觸摸可經營的，只是我們總是容易幻想未來，幻想那些公主王子式的幸福，容易忽略我們生活在愛情中的感動與簡樸的相守。

這個春節，我們家在歷經多年後，要團圓了，可能是血脈相連的緣故，我有些激動得不知如何是好，我的慚愧是必然的，誤解父母是要天打雷劈的，我的女朋友很認真地盯着我的眼睛講的話到今天記憶猶新。

我一直以為自己是理性的，是能透徹看問題的，但在爸爸媽媽的愛情面前，我敗下陣來。奉勸天下對父母親有過誤解的兒女，放下手上那貌似正義的旗子，讓那養育過我們的從青年走向老年的男女，也就是我們的父母，安心渡過他們的愛情最後一段，讓我們寬容父母，寬容那些看上去不可思議的錯誤，我們才有機會，讓幸福透過那一陣陣的風與陽光，變得觸手可及。（文：施非）

懸梯觀婚紗瀑布

(一)

疑似銀河下石崖，轟鳴地動萬霆雷。
水流湍瀑千堆雪，河谷奔騰丘壑開。

(二)

巨流崖下瀑喧豎，浪卷飛花似雪堆。
撒霧飄珠虹彩麗，“美加”橫跨友朋來。

(三)

高崖飛瀑浪飛花，氣貫長虹少女花。

王雅春(作于2005年10月)

情侣虹桥双影照，天长日久爱无涯。

(四)

浪卷飛花万壑吟，微茫清霧彩虹欽。
俯看大浪河床滾，仰視高崖瀑水臨。
脚踏巉岩迷勝境，身披香霧沐甘霖。
奇觀盡賞精神爽，沐浴瓊浆涤我心。

網上讀者來稿園地



穿旗袍擺地攤的女人

旗袍，優雅地守着她的地攤，笑意盈盈，周身散發出明亮的色彩。這樣的明亮，讓人沒有辦法拒絕，所以大家有事沒事都愛到她的攤子前去轉轉。男人們愛跟她閒聊兩句，女人們更喜歡跟她討論她的旗袍、她的發型，臨了，都會買一兩件小商品。

幾年後，女人攢了錢，貸了一部分款，買了一輛中巴車跑短途。她把男人送去考了駕照，做自家中巴車的司機，她則隨車子來回跑，熱情地招徠顧客。在來來去去的風塵之中，她照樣盤着發，穿着旗袍，清潔靚麗的。她的車也跟別家的車不同，車裏被她收拾得異常整潔，湖藍色的坐墊，淡藍色的窗簾，給人的感覺就是雅。所以小鎮人外出，都喜歡乘她的車。

她的日子漸漸紅火起來，卻不料出了一起車禍，所賺的錢全部賠了進去，還搭上一輛車和十幾萬的債務。她的腿受了很重的傷，躺在醫院裏，幾個月下不了床。小鎮人都說，這個穿旗袍的女人，這下子倒下去是爬不起來了。可是半年後，她卻在街頭出現了，幹着從前的老本行——擺地攤兒，賣些雜七雜八的日常生活用品。她照例盤發，穿旗袍。腿雖落下小殘疾，卻不妨礙她把脊背挺得筆直，也不妨礙她臉上挂上明亮的笑容。

我離開小鎮那年，女人已不再擺地攤了，而是買了一輛出租車在開。過了兩年，小鎮有人來，問及那個女人，小鎮人說，她現在發達了，家裏有兩輛車子，一輛跑出租，一輛跑長途。最近又聽小鎮人說，女人新蓋了三層樓房。我問，她還盤發、穿旗袍嗎？小鎮人就笑了，說，如果不盤發、不穿旗袍，她就不是她了。真的呢，她還跟從前一樣漂亮，一點沒見老。（文：丁立梅）

六年前，我在一個小鎮住。小鎮上一個女人，三十多歲，在街頭擺個小攤，賣賣小雜物，如塑料籃子、瓷鉢子什麼的。女人家境不是很好，住兩間平房，有兩個孩子在上學，還要伺候一個癱瘓的婆婆。家裏的男人不是很能幹，忠厚木訥，在一家工地上做雜工。這樣的的女人，照理說應該是很落魄的，可她給人的感覺卻明艷得很，每日裏在街頭見到她，都會讓人眼睛一亮。女人有瀑布般的長發，梳理得紋絲不亂，用發夾盤在頭頂上。女人有修長的身材，她喜歡穿旗袍，雖然祇是廉價衣料，卻顯得窈窕有致。她哪裏像是守着地攤賺生活啊，簡直就是把整務街當成她的舞臺，活得從容而優雅。

一段時期，小鎮人茶餘飯後，談論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女人。男人們的話語裏帶着欣賞，覺得這樣的的女人真是不簡單；女人們的言語裏卻帶首怨懟，說一個擺地攤的，還穿什麼旗袍？後來卻一個一個跑到裁縫店裏去，做一身旗袍來穿。

那女人也不介意人們的議論，照舊盤發、穿

工廠招工

工廠招工，有工作
經驗優先，請打電話：
440-724-9298
請您留言，我會儘
快回電話給您

畫店生意出讓

轉讓畫店生意，店內
現存上百幅畫。價格公
道，有意者請電話聯繫。

Elyria OH.Midway mall
Cincinnati Oh. Tri county mall
614-751-8500 10am-9pm
740-881-0896 10pm



辦公室出租

一、二層辦公室，位于克城唐人街，適用於開設
醫生診所或律師辦公室，詳情電話聯繫

We have very nice 1st and 2nd floor office/retail/meeting space available at 1717
East 36th St. (Corner of Payne and East 36th St). In the center of Cleveland's large
Asian community. This space would make a wonderful place for doctor or lawyer of
fices. The rents are affordable. Please call Rose at: 216-881-8227

背上一百斤愛上路

小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父親每年春節前都要出一趟遠門，他要給居住在百裏之外的奶奶送米送面。那時候家裏沒有車馬，父親就頭一天稱好50斤大米、50斤面粉，分裝在兩個布袋裏，縛在一根扁擔兩頭，然後第二天早晨鶴還沒叫就起程。

父親每次回來，我都問：“爸，你要走多久才能到奶奶家呀？”父親說：“太陽還沒落山就到了。”我又問：“擔子那麼重，你哪兒來的力氣呢？”父親就笑着說：“想着你奶奶在盼着我，我就有使不完的勁兒，就忘記了肩上的擔子。”每次聽完後我總感覺不可思議。

2003年，我從黑龍江坐火車回千裏之外的吉林老家過年，上車前，一個朋友送了一袋大米到哈爾濱火車站。這趟車晚點了近兩個小時，我下車時已是半夜12時20分，父母根本想不到我會坐這麼晚的車回來。

這是除夕的前夜，車站外沒有一個人，我站在寒風中，想着父母此時一定在想念着他們的兒子，就提一口氣背起那袋大米，邁開健步奔向4公裏之外的家。不知為什麼，那天夜裏，我腿上有使不完的勁兒，渾然不覺肩上的負擔，不久，家門就在眼前了。

建築商大衛和亞特在一家低檔的酒吧裏喝啤酒。他們看到一位衣着極為講究頗有紳士風度的人也來到這家酒吧，并在他們的對面坐下，悠閑地喝着啤酒。兩個建築商開始猜測此人的職業。

大衛：“我估計他是個會計師。”亞特：“不可能。他應該是個股票經紀人。”大衛：“股票經紀人根本不可能到這裏來。”

兩個人就這樣爭來爭去，一直到大衛要上洗手間才暫時停止。大衛在洗手間裏，看到那位紳士模樣的人正好也在，便壓抑不住好奇心問道：

“先生，請原諒我的冒昧，我和我的朋友都特別想知道你到底是做什麼工作的？”

這個人答道：“沒關係。我是邏輯學家。”大衛：“噢，那是幹什麼的？”

邏輯學家：“我試著舉個例子給你解釋一下。你家裏有金魚嗎？”

大衛：“有。”

邏輯學家：“按照邏輯，你一定把金魚放在魚缸或者池塘裏。對嗎？”

大衛：“是的，的確是放在池塘裏。”

邏輯學家：“依照常理，你家裏有池塘，就應該有個比較大的花園。”

大衛：“一點不錯，我家確實有一個大花園。”

邏輯學家：“從邏輯上進行推論，你有一個大花園，就必然有一座大房子。”

大衛：“對，對，對。一周4次。”

邏輯學家：“好了，你看這就是邏輯。我就是做這工作的。”

大衛：“這就是邏輯？”

邏輯學家：“對，你看，我從你家裏的金魚，推斷出你有性生活。這就是邏輯。”

大衛：“我明白了。印象很深刻。謝謝你。”大衛回到桌旁。

亞特：“我看到你和那位衣着講究的人一同進了洗手間，你有沒有問他是做什麼的？”

大衛：“問了。他是個邏輯學家。”亞特：“邏輯學家是幹什麼的？”

大衛：“我盡量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解釋。你家裏有金魚嗎？”

亞特：“沒有。我從來不養金魚。”

大衛：“那麼，按照邏輯，你一定沒有性生活。”

(尹玉生 / 編譯)

成人鋼琴速成教學

簡譜教學，快學易懂，20年教學經驗，保證學的開心，學後5個月，彈唱自如，歡迎年長朋友參加！

TEL: 330-990-9524; 330-668-0123

